



孟子

十一上

十一下

2718  
1222  
5



門 0E12  
辨 1222  
卷 5

釋義

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註**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註**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

孟子流

卷之十一

及古聞

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  
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  
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  
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  
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楚  
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  
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非為  
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  
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二  
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  
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  
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口人修  
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  
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  
在慎終五穀不熟美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

十章言教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大  
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  
敘焉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  
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  
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他經傳  
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  
故以題  
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柷捲為柷捲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

以柷捲之木為柷捲也杞柳柷捲也一曰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柷捲柷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為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椳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椳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椳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孟子**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做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栝椳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栝椳也以人

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為之栝椳也杞柳杞也柳少陽也栝素樸也椳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椳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為栝椳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栝椳乎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然後為之栝椳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栝椳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栝椳以杞柳為之也

**孟子**杞柳栝椳至素也正義曰索說文云杞柳杞柳少陽也栝隨也椳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註**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  
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

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

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圓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

孟子疏  
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  
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  
謂繁迴之水者言其水流  
沙上繁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凡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告子曰生之至

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

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

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

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

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

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

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

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

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

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曰又如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

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  
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  
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

柔能剛是爲不同者告  
子不知但知其麓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已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  
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  
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  
邪且謂老者爲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爲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內故曰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者炙亦有外歟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

**曰**

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

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闕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

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而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故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我者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



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爲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者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爲炙是也秦楚所以喻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

先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

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

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子問公都子曰

何以謂義內也孟子曰何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公都子曰何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

之人有長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

子曰當敬已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

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

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山內也季子又

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

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於孟子

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

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

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

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

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

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

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

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

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

孟子

卷之十一

及古

卷所謂季任爲  
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註**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註**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

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

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註**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

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

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

者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註**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

爲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

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

**註**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  
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

**註**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註**公都子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  
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

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其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取喪之耳故言非稟人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

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十二

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  
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  
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  
乘其善是謂才也是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  
之乘其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  
也國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察史記世  
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國  
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  
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國富歲豐年也凶歲  
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薺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國薺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麩言人性之同如此薺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國聖人亦人也  
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賁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履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履相似，天下之足畧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嗜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

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

孟子曰

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稟性但有好憎耳口心所  
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  
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  
之年凡人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  
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  
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  
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鉏之其地  
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  
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  
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  
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  
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屨者我知其以  
不能為之費也費草器也其所以為屨皆相似者以  
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  
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

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  
類也則天下何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  
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  
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  
於聲天下之人耳相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  
是天下之人耳相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  
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  
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  
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  
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  
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  
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  
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  
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  
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為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  
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謂命天命之  
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



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楚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楚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楚。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稊說文云：稊，石地名也。○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淄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黍。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黍。是其也。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註存在也言雖在人之  
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  
夜之息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  
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註且晝日  
晝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  
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  
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註  
誠得其養石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  
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未至於晝旦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蘗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晝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而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不為者但利欲從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且晝所為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種

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  
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  
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  
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  
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  
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  
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  
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  
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

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一  
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佞  
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則  
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  
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不  
得精也是故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者  
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  
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  
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秋然亦不若其  
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  
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  
引為此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  
孰不與王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  
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  
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  
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  
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

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堯曾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圍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筮洎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蹯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  
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  
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  
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  
噉爾猶噉爾啾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  
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  
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  
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之大者也箠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爲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爲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欲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爲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爲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言

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今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爲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皆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爲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不爲苟爲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爾此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巧之賤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爲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凡不能獨食則爲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



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  
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  
可以止而不可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  
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  
耳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胹熊蹯不熟  
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駟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  
熟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孟子曰至而已  
矣正義曰此章

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  
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心也  
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  
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  
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凡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  
追逐之有心故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  
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  
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

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息

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息之甚者也宜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

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知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故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故以甚者也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孝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孝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桐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

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是以君子居處息義，飲食息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身，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頤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存乎中，又有居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於人之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於一體不可務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櫨之良木而特養其檿棘，是為賤場圃者。如舍其梧櫨之良木而特養其棗也。梧櫨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籍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梧櫨檿棘為桐梓酸棗

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  
檟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

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

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

息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

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

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答之

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

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

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

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

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亦已失矣已失則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息如心之所息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且君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息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息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小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修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

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墦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誠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

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己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邪故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令聞廣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何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亦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

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

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正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



而欲觀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云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國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

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國正

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萑稗者即禾中之莖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國羿

古之善射者彀張弩付的者用息要時也學者志道

得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國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

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

以規矩者也國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

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充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言君子除害管為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仕雖止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

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

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亦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註**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至樓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

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竝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鄉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

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  
 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  
 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  
 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  
 疊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  
 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  
 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  
 曰終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  
 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  
 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  
 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  
 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  
 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任國  
 正義曰任僻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  
 孟子居鄒之段岑樓山之鏡嶺正義曰釋云山小  
 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鏡嶺之岑也曰樓者  
 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云處女正義曰

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

館學也

**曰**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方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

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悌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大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曰**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曰**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鳥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而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孟子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固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固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固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固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固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蓋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  
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  
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  
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疏**公孫丑至而慕正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  
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  
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  
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  
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  
是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  
曰怨公孫丑又答之  
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  
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  
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  
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  
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  
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  
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  
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

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  
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  
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  
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  
疾謂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  
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  
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  
五十而慕者孟子又合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  
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  
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  
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蓋疏其親也親之過  
小而怨之是對其親也足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  
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  
白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  
傅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  
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  
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

孟子疏  
卷之五  
八  
及古

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之宜高子所以見請於吾孟子矣伯奇人而父虐之至何辜干天正義曰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白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云相視殺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嗚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人名攄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

攄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

我將言其不利也。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王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宋經至，何必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經宋國之人，姓宋名經，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經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及古閣

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能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

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君臣兄弟兄弟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按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能曾不足以容辨與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鉏也揚倧云宋鉏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與鉏同曰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辭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與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

享也

註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

註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

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  
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註

孟子居  
鄒至平

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  
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見也孟子居  
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  
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  
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  
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  
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  
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與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  
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  
相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  
曰連於今日得聞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  
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  
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  
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  
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  
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  
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

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  
以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  
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  
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  
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  
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  
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任辭之同姓正義曰  
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辭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於辭侯曰周之宗盟與姓為後寡人若朝于  
辭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辭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辭  
與任為同姓也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十作此洛誥之篇也  
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  
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  
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  
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  
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註**伊  
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息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與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

**註**

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

**註**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履仁而已髡爲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息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註**

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息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管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註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絲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絲駒處之故曰齊右善謳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識也 **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其

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

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

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

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 **疏**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凡幾而作不侯

也 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

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

乎淳于髡齊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

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

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

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

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

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

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

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

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

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

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伊尹也

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退是矣不恥惡汗君不

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

浼我哉晚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者雖

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

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

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  
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  
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  
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至無益於國也髡又問魯繆公  
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為師傳之臣而  
魯國為敵國所侵削蓋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  
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用百里奚而亡  
何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  
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何可得歟蓋百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  
之以國政號曰五段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卷之末詳矣曰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  
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  
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繇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  
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  
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入妻哭哀城為之崩

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  
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  
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  
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  
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  
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  
魯司寇至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  
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  
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  
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  
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  
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  
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知  
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諷也意謂吾之去齊是  
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淳于髡至然也  
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  
 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  
 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至  
 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  
 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舍而茹葵嫗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  
 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  
 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  
 孔伋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  
 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  
 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  
 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  
 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  
 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

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  
 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  
 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  
 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  
 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遂而死其妻  
 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  
 而祭於宗廟罔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  
 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空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  
 十四年孔子由大司空攝行相事有喜邑門人聞君

了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于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  
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  
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  
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註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國**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國** 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國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國**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息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爲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已說存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狩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狩之開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觀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尊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率諸

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爲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爲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木盡從已也以是期約諸侯爲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性但加載書而不復歛血歛血歛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爲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老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  
 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  
 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  
 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過糴言不得過止穀糴  
 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  
 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  
 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  
 更搆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  
 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  
 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  
 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  
 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諂  
 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  
 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  
 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  
 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

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  
 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  
 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比得四十二年晉  
 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  
 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比得九年而已宋  
 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  
 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  
 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  
 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般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  
 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自周頃王  
 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徵舒  
 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  
 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齊桓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  
 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  
 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  
 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  
 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



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  
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  
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  
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  
意也云敬老愛小恤於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王文  
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驕旅無  
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  
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驕旅也云仕  
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  
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仰氏欒氏范  
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荀氏世官之  
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  
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伐天  
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  
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謂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  
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  
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  
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  
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  
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  
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  
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  
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  
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  
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  
葵丘穀梁以為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  
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  
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  
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  
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  
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  
賢育才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  
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  
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  
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  
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  
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  
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  
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  
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  
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  
葵丘凡十  
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  
不可國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  
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  
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國滑釐慎子名不  
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國**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

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

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况戰

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

**註**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疏**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

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

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遂

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

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

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

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

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

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

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

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

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

且天子之地方闕千里不闕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

及古

諸侯諸侯之地方闢百里不闢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籥典籥常籥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籥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闢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廢土地乎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子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篇徐廣曰今慎子對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鈜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

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克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國辟土地侵小國也

克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

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國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闢土地，克實府庫，以其皆措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措克聚斂而求富。

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敵國戰，關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關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

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  
**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非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

孟子疏  
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  
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  
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  
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此無有  
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  
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  
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  
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  
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  
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  
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以其桀  
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  
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  
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變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  
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  
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  
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  
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  
若曰二吾猶不足知之何其徹也周禮戴師云凡任  
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  
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  
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  
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  
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  
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則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畝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

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水也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



孟子 卷之三  
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于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國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國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國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

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  
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  
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  
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  
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  
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  
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  
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  
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  
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  
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  
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

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訥訥之人發聲音  
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既止  
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而從之人至  
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  
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  
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樂正子  
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  
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  
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

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久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答之孔子去就如

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二十徵庸傳說

樂傳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國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顛顛

一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國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

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

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國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

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爲相膠鬲鬻販

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囚  
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  
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  
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  
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  
使之焦枯瘦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  
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  
蓋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  
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  
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顛顛枯槁之容  
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歎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  
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為  
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評  
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  
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  
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舜耕歷山至**  
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

記之文也**屈**若屈原顛顛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  
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  
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  
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  
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  
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餽其醢原曰吾聞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  
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傳過湘  
投書以弔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  
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  
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  
夜曼曼何時且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註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註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  
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終

